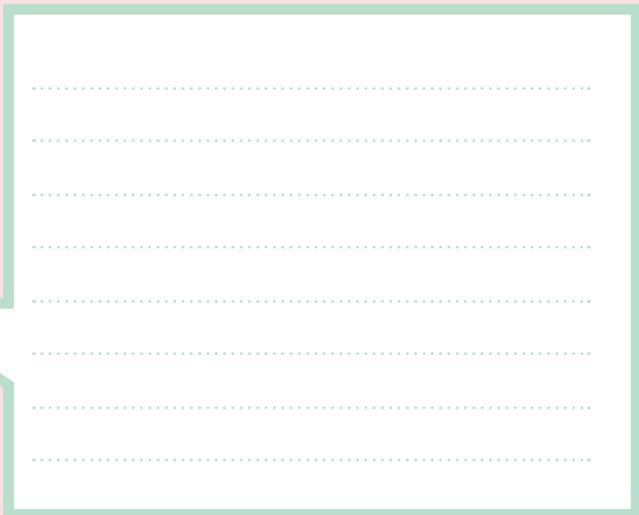


美的對話

Dialogues on Aesthetics

賴文英 Wenying LAI
國立中央大學兼任助理教授



詩人畫家與鄉下人的對話

有一個故事是說……，有一位詩人來到鄉下地方，和一位種菜人聊天，說：

「啊！您這兒真好，房子後面有這樣的好山好水！」

種菜人一聽到，便回說：

「這好山好水還不如我房子前面的這一畦菜園呢！」

究竟哪一種美？似乎見仁見智，或許說詩人將精神之美提升至一種境界，然而種菜人所體現的，卻是生活上的實用之美，無法說哪一種美才是真美，畢竟「美」沒有一定的準則。

還有一個故事是說……，有一位畫家在畫完一條魚之後，非常滿意於自己的畫作，正當得意之時，一個鄉下人經過，看了看，便說：

「夭壽哦，上蒼給了魚生命，你卻只給牠身體而無生命，真是造孽啊！」

畫家當下有如當頭棒喝，因而反思如何賦予自己畫作新的靈氣而非匠氣。

學有專長或有專門技術的人，我們會稱之為「家」或「師」，自然而然，我們會認為「畫家」當應具備藝術的能力或天賦，具基本的審美判斷力，對

「鄉下人」一詞的前設概念則認為是住於鄉野的人，較沒有受教育，對美應不具概念上深入的判斷能力。但是上述對話中，正當畫家自滿於自己的畫作時，他是從自我知識背景與作品對象本身而產生的審美判斷，亦即其審美判斷帶有概念性；鄉下人的反映則是反映出自然之美、自在之美，一種對自然界生命躍動的尊重，因而他的判斷是免於概念的考量，並產生純粹的自在美判斷行為。畫家在聽了鄉下人話後之所以有如當頭棒喝，是因畫家從一種局限的概念立場進而跳脫對象本身，當下接受了自然之美與自在之美實勝過了寫實之美。可是，若畫家仍堅持己見，認為自己的看法、觀點才是美的，那麼，畫家與鄉下人對美的見解各有其主觀性，而且不見得何者才具有普遍的客觀性。因而不帶概念性、目的性的審美判斷，似乎反而體現了所有的人都具有對自然之美的鑑賞能力，可是人們不免產生懷疑，若非以自然為藝術對象時，那麼，他還可以具有不帶概念性的審美判斷嗎？當我們欣賞柴可夫斯基的第六號交響曲《悲愴》時，若對音樂藝術無相當的概念基礎時，一般人或覺其聽起來好聽或不好聽，較難以「鑑賞」的角度來欣賞音樂藝術呈現出的時間流逝之美，或難以將其自然化、意境化，因而也較難具體地說出美在哪裡。不過，這裡又一個矛盾的是，究竟「美在哪裡」？「美的鑑識能

法，外來的族群或不如此看待。故而在自然主義盛行的年代裡，抑或在寫實主義、象徵主義盛行的年代裡，對「典型美」的認定便會有所不同，好比華語成語中有一句為「環肥燕瘦」，指的是在唐明皇時，其寵妃楊玉環，與漢成帝時，其嬖后趙飛燕，兩者一肥一瘦，各以此擅勝而並美，這是因時代風氣而造就對女子美不同的典範。然而，到底存不存在舉世皆然的普世之美呢？「夕陽」，多數人都認為很美，但對於每天都會面對夕陽的人來說，「夕陽」大概也無所謂美了。這似乎又得回到前述康德有關美不存在「對象」的問題，這也和語言之中的「普遍語法」似乎有著同工異曲之妙。

所謂普遍語法指的是，我們所使用語言的語法結構並非來自於環境或交際功能，而是內建於大腦中的認知功能，因而各地語言均有共通之語法現象，此學說由語言學家喬姆斯基（Noam Chomsky）所提倡。若大腦中存有認知功能，進而自行有此能力形成語法規則，實驗也證明，若不在適當的時期提供「言語」對象予語言學習者或習得者，那麼，他便無法具備能力來形成語法規則，因而「言語」即為「對象」，「對象」是重要的。同樣的，在康德美學主觀美的主張之下，似乎也應該存在一種「對象」，這種對象可能不是具體的「花」或實景的「夕陽」，而是世上「普遍人」所具有的

「標準」，美的認定確實通常需要透過某種「標準」而存在，因而依據我們普世之美的主張，大部分人對於貼近「自然」現象的實景或物件，諸如「夕陽」與「玫瑰色」，便覺其美，即便也存在著少數之人士不認為其為美，但對「大多數」而言，此便是「普世之美」（Universal Aesthetics, UA）。

拈花與微笑之間的無言對話

世尊在靈山會上說法，僅僅拈花以示眾，眾人皆默然，唯獨迦葉破顏微笑，因而有釋迦的拈花、迦葉的微笑，後世便以「拈花微笑」比喻以心傳心、參悟禪理的樣子，亦可喻為會心或默契之意。「拈花微笑」之所以美，不但美在普世之美的「花」與「微笑」，更美在於「拈花微笑」互動之意境禪意，至於對象是「什麼花」並不重要，而「微笑」在世界上許多民族來說，多表正面性的美。其意境之美或如英國詩人布萊克（William Blake, 1757-1827）所說的：「一粒沙裡見世界，一朵花裡見天國，手掌裡盛住無限，一剎那便是永劫。」

延伸閱讀

Wenzel, Christian Helmut：康德美學（李淳玲譯，2011）。台北市：聯經。

名詞方塊

第六號交響曲《悲愴》

第六號交響曲又名悲愴交響曲，是柴可夫斯基 1893 年之作品，整首曲宛如敘事內容，約 48 分鐘，以慢板開始，以葬禮般安魂曲式安靜的結束，中間則穿插著不同旋律風格的舞曲。雖然音樂內容以晦暗為基調，但在快慢之間的節奏使音樂呈現出張力，並貼近人心。因而音樂形式的創新與敘事的鋪陳，引領聽者進入一種傷感卻又深陷其中的感動。